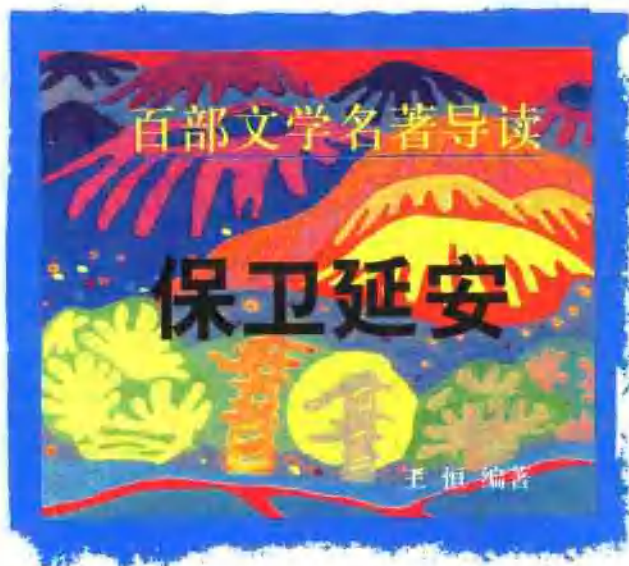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海南出版社

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》

《保卫延安》导读

王恒 编著

海南出版社出版

(琼)新登字 038 号

——保卫延安 王恒 编著

责任编辑：钟立

责任校对：王一尘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

装帧设计：祁小静 封面设计：余小波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北省廊坊文化印刷厂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

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 册

ISBN 7 5011 2456 6

全套定价：890.00 元

目录

- 故事梗概〔1〕
- 作者介绍〔42〕
- 思想和艺术特色〔60〕
- 精彩片断〔90〕

《保卫延安》导读

故 事 梗 概

一九四七年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，奉命从山西中部出发，去参加保卫延安的战役。枪不离肩，马不离鞍，战士们急行军十来天，赶到了黄河畔。正在准备渡河之际，蒋匪的五六架美国造飞机，在黄河渡口上空盘旋侦察，俯冲扫射；枪声、火药味，加上黄河的吼声，让人感到一种不寻常的紧张。旅长陈兴允骑马从山口里驰出来。那匹高大肥实

的枣红马，抖了它通身的汗水，竖起耳朵，对黄河嘶叫了几声。又扬起尾巴猛摆头，两个前蹄在地上刨着，像是陈旅长一放组绳，它就会腾空而起，纵过黄河。

全纵队的人马渡过黄河，由东朝西，直向延安方向进军。敌人飞机顺着狭窄的山沟扫射、轰炸，想阻止我军前进。战士们在敌人飞机扫射的时候卧倒，在飞机转过去的时候又爬起来走，卧下去，爬起来……他们就这样行进，经过通夜急行军，来到了离延安一百八十里的延川县境。

穷家难离，热土难舍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。逃难的群众依依不舍地离开故土。成千上万的老人、妇女、娃娃，向东面山沟中的大道上走去——带着苦难和失去亲人的痛苦，向前走去。他们沉重的脚，蹬起了满天尘土。

三月十九日晌午，部队穿过延安正东八十里的甘谷驿小镇。甘谷驿，人们是非常熟悉的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千万干部从前方回到延安学习，或是从延安出发过黄河到抗日前线去，多半路过这里。陈兴允旅长朝西望去，望着那伸向远处的山岭和延安上空的云彩，对团参谋长王毅说：“陕北、延安，对中国革命真是有说不尽的功劳。十年内战，我们没有得到休息，后来到陕北才得到休息。抗日战争开始，陕北又成了我们的总后方。我们全国各地的干部，特别是负责干部，差不多都在延安学习过，差不多都吃过陕北老乡的小米啊！”

三月十九日天黑之后，陈兴允旅一连长周大勇忍痛向战士宣布，我军遵照党中央的决策，退出延安。战士们像听到什么命令一样，哗地一齐站起来。五六分钟的时光，讲话、听话的人都不作声；有人低声哭了，眨眼工夫，全场人都恸哭起来。有的战士还跺脚，抽噎着，眼泪滴在手上、胸脯上、

冰冷的枪托上。周大勇走到战士们面前，要说话，可是好一阵也说不出话来。他认为，上午旅长把我们退出延安的意义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主动撤出延安，诱敌深入，这样，一方面便于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；一方面使西北战场成为一个战略钳制区，拖住敌人几十万机动兵力。退出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，退出延安是为了打到西安，打到南京。他明确党中央退出延安的意义，但由于太激动，没有讲出来。

一营教导员说：“同志们，不要难过，不要流泪，听我说。同志们！我们爱党中央和毛主席，我们就应该……”战士们哇地一声喊：“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！”喊声像滚雷一样响，山头上、沟渠中滚转的大风，把这吼声带到远方去了。

战士们默默不语地行进着。他们的脚步是沉重而缓慢的，仿佛他们有意放慢脚步，在这延安城里多走一阵。部队行列中，有时传来了一些悲愤而短促的叹息声。有一个战士，身上还有火药味，头上绑着绷带，绷带上渗出了血。他边走边用手摸延安的城墙。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，要求他的战友，停住脚步，放下担架，给他揭开被子，他要看一看延安。从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，他像是刚刚从昏迷状态里苏醒过来。

部队穿过延安城，分成两股，一股顺延安西川流，一股顺延安东川流。

这一支队伍的出现，给延安城周围带来非常严肃的气氛。他们走得很慢很整齐，人们可以听见镇静的脚步声，夹着延河的流水声，兵器轻微的撞击声，战马的铁掌声。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像是边走边望延安城。

胡宗南匪徒占领延安以后，八面威风，瞎冲冒撞，大喊大叫，要找我主力“决战”。敌人把延安西北安塞川我们诱击

的小股部队，当成我军的主力部队。于是敌人用五万多的兵力，向安塞县进攻，去“扑灭”我军主力。同时，敌人又派出三十一旅等部为右翼，向青化砭地区搜索前进，这支部队当日进到延安东川四十里的拐茆村一带，离我军预备伏击的这个青化砭只有二三十里。

我主力部队的战士们，通夜都在青化砭周围的山头上紧张地挖工事，构筑火力阵地。那些把工事做好了连队，便在阵地上演习，修补工事。夜里，你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，处处能听到铁锹挖土声、紧张的脚步声、短促的命令声。不准高声说话，更不准抽烟；但是总有人在山头背后，解开衣服把头蒙住，悄悄抽烟。老战士都体验过：一天两天不吃飯是难受，可是不抽烟喉咙痒痒得格外难熬。战士们通宵做工事，天麻麻亮，便把工事和大炮伪装起来。白天，只留少数人监视敌人，多半的人都隐蔽在青化砭东西的大山后头。从第二天拂晓一直到太阳快落山，来上钩的敌人还是无影无踪。每一个指战员的心都提到喉咙门上了；出马第一仗是不是能打准，真是关系太大了。

猛然间，青化砭通向延安东川的沟口那边，传来枪声跟手榴弹爆炸声。战士们全都抬起头，伸长耳朵，浑身的汗毛孔，都张开了。战士们各人心里都在猜测：大概敌人跟我们的侦察员们干起来了，大概敌人发觉了我们埋伏的部队。嗨，敌人就在青化砭沟口，胜利看起来很近；可是呢，胜利像是还在千里之外似的！”

延安东川，离青化砭南沟口不远的地方，有个小村子。村子里的老乡们都跑光了。此时，从小沟岔走出来一位叫李振德的老人，手里提着像短棍子一样的旱烟锅，朝村里走去。

他六十来岁，身材高大，肩膀挺宽，方脸上的颧骨很高，长长的眉毛快要盖住那深眼窝了。花白的胡子随风飘动。这位老人从听到敌人占了延安的消息，就成天价坐在村边的崖畔上，望着大川里的道路。他整夜前后思量合不拢眼。他再瞧瞧自己多年来血一点汗一滴置买的盆盆罐罐，锅灶农具，这么，他把眼下的时势，就尽从好的方面去看，去想。

天将要亮，李振德给自己部队当向导。他回来后，他那热窑暖炕，吸住他的想法，腿不由人就向家里移。他正心慌撩乱地寻思着过去和眼下的事，正在看那空寂、凄凉、叫人无法安身的家园，猛的，他的小孙子拴牛跑回来，要李振德老汉快点转移到后山上去。李老汉边走边说：“我是眼看要咽气的人啦！死，也死不到自己的炕上了！这是什么凶神恶煞来作贱人？”他不停地回头望着自己的窑洞，望着那窑洞上边每年挂包谷棒子和辣子角的地方。啊，那窑洞看见过受苦人的伤心泪，也听说过庄稼汉的欢笑声。啊，那祖祖辈辈住过的窑洞，目下是这样叫人见爱，难割难舍。

随着枪声，喊声，马的嘶叫声，一股敌人的搜索部队进村来了。拴牛紧紧抱住爷爷的腿，像任何小孩子一样，他觉得有他的爹娘或是爷爷保护他，就有天大的祸事，他也不应该害怕。正当爷孙俩商量对策的时候，门给踢开了，进来六七个横眉竖眼的敌人。敌人审讯着李老汉，要他讲老百姓和八路军的住处。李振德咬紧牙关，他知道，这帮恶煞，不折磨死你，就不会饶你。可是，眼前，耻辱比死亡更可怕。他恨自己年迈力衰，要是十几年以前，早就撂倒几个敌人啦，至少也一命换一命。他轻蔑地盯着敌人，仿佛在说：“你们把眼睁开，这里的人，这里的人是跟上共产党，用菜刀砍出了

个陕甘宁边区的人。”敌人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，把李振德老汉五花大绑起来。接着，对小拴牛连哄带骗，让拴牛说出八路军的住处。拴牛识破是白军之后，把流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，敌人对拴牛拳打脚踢，骂骂咧咧。李老汉想：拴牛人小，万一说出了实话……霎时，千万事情闪过眼前。他想起了十多年以前，自己跟上刘志丹同志闹革命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；他想起了这多时村里人都说的话：“活是边区人，死是边区鬼！”

敌人以为李老汉什么“都知道”，解开李老汉的绳子，敌人排长还掏出一把票子来，想给李老汉。李老汉面色蜡黄，形容枯瘦，但是目光炯炯，非常庄严、自尊。他一颠一跛地走着；望着前面移来的几株枣树，枣树干枯而刚劲的枝杈，撑上天空，无畏地迎着冷风。拴牛死死地拉住李老汉的后袄襟。他眼子发痴，像是吓得迷糊啦！李老汉朝前走一步，心就抽一下，像是他一步一步走近了绝境。可是，他心里还在重复：“伤天害理的畜生，你们从我口里半个字也掏不出！”

敌人兴师动众地押着李振德和他的孙子，从村子里走出来，向侦察员们蹲的这座山根下走来。侦察员们浑身紧缩着，仿佛他们想钻地入土。但侦察员们相信，敌人押着那个老乡，像这里一百五十九万个老乡一样：不会出卖胜利，只会至死不屈。

果然，李老汉和孙子领着那帮敌人，走在侦察员们蹲的这座山下时，突然向南一拐，涉过延河朝南山坡爬去了。李老汉在一个更高的山头上，用手抡了一下，弯下腰抱定孩子，向前纵了几步，跳下了绝崖深沟……

几十个匪徒像是猛地发愣了。直到他们醒悟过来时，才乱打了一阵枪，扔了几颗手榴弹，才灰溜溜地下了山。

吃早饭的时光，敌人三十一旅在探听到“前边无敌踪”的前提下，便大摇大摆地向青化砭大沟推进。

我军第一连在最前面的山堡上。连长周大勇告诫大家要沉住气，没有命令不准打枪。

严肃紧张的空气，在阵地上流动。阵地上静得像几百年没人去过的古庙一样。突然有三架战斗机划过天空。敌人的飞机在青化砭地区绕了几个圈子，顺着山沟俯冲下来，扫射了一阵，向远方飞去。

周大勇带着几个战士，在山沿上一个隐蔽的地方观察。他那钢板似的胸脯贴在掩体的胸墙上，用两个铁一样的拳头支住下巴，紧盯着沟里的敌人。这就是胡宗南匪徒！就是这一伙土匪占领了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延安！周大勇牙咬得吱吱响，脸色通红，鼻孔扇动，眉头拧成一条绳。因为敌人残暴可恨，敌人安然自在的样子更可恨！

“出来！出来！不要装蒜，我们知道你们人不多。”有一百五十来个敌人的侧翼搜索部队，一边用冲锋枪射击，一边叽哩哇啦地嚷着。

周大勇看得分明，有些战士沉不住气，就要开枪。周大勇猛拉手，低声喊：“彭总有命令：前面部队打响，我们才能打。我们是堵屁股的呀！”

等到敌人全部进到大沟里，前面二十里的地方机枪“哒哒哒”响。赵劲他们团的任务是堵住敌人的屁股，所以战士们直向敌人进来的沟口飞跑。连长周大勇率领两个排跑在队伍的最前面。经过两个钟头的战斗，消灭了四千个敌人。

青化砭胜利的消息，像闪电一样很快地传遍陕甘宁地区，人们扳住指头一算，这次胜利，恰在我军退出延安的第六天。

敌人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丢了一个旅以后，赶紧把扑在延安西北安塞县的主力队伍拉回延安。敌人十来万人，顺咸榆公路，绕了个大圈子，武装游行了十几天，走了四百多里，又扑了空——没有找到我们主力在哪里。末了，他们灰溜溜地回到延安附近。后来，敌人驻瓦窑堡的一三五旅，朝蟠龙镇地区开进，去跟他们主力会合。我们的部队又在羊马河来个三下五除二，把一三五旅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真是：“青化砭，羊马河，两仗打得好，把敌人两个旅消灭掉，胜利的消息人人都欢笑。”

打了青化砭、羊马河这两场胜仗之后，周大勇连却奉命装成打败仗的样子，引诱敌人主力北上，引到绥德、米脂县一带，给敌人造成一种错觉：我们撑不住了，要过黄河。

周大勇又高兴又犯难。高兴的是，这次任务真是有趣；犯难的是，背上敌人主力部队北上，敌人能愿意上圈套吗？

周大勇他们配合兄弟部队的七个连队，从蟠龙镇地区出发，背着敌人主力部队十多人，一直北上。

敌人主力部队从蟠龙镇一带北上以后，我军主力部队就靠近到蟠龙镇周围地区。

四月后的十天，白天黑夜都下着濛濛的细雨，山野间，雾腾腾的。天，越来越低，快压到人头上了。战士们上山下沟滑得连跌带滚；蹲在那潮湿的破窑洞里，出气也不舒坦。这样的天气该会把战士们憋得发慌吧！不，战士们倒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们把这天气看作是胜利的预兆，立功的好机会。因为在西北战场上，每次打仗一定下雨，什么原因？也许是战争中常碰到的凑巧事吧！

五月初的一天，奉彭总的指示，陈兴允旅长要立刻到野

敌军司令部去。因为陈兴允的那个旅是担任主攻蟠龙镇制高点——积玉崮这重要任务的。

与其说是司令部，不如说是一个破旧的窑洞。窑洞的门窗都让敌人烧掉了。进了窑洞，右边有一片门板支起的一张床，床上放着很简单的铺盖，窑后头的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。

此时，彭总正在那里凝神专注地思考什么，犹如一幅威严的铜雕。他，中等以上的身材，普通工人的相貌，两道又粗又黑的浓眉下，一对不大的眼睛闪着严肃刚毅的光芒。这位天才的军事家像普通劳动人民一样质朴、醇厚。他和陈兴允谈了几句话以后，又注视作战地图，扳住指头在计算什么。有时，他来回轻轻地踱着步子。看来，他总是全副精力都贯注在某一点上，冷静地深思着。陈兴允旅长站到彭总身边，彭总指着地图，沉静地研究作战的方案。讲到了敌人在蟠龙镇周围几十里的山头上，除了强大的野战工事以外，还有三十多个重要碉堡。拿下这些重要阵地，需要多少时间，并讲敌人的兵力、火器、士气、战斗力，敌人的优点和弱点；我们的兵力、火器、士气、战斗力、我们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……

胡宗南主力军九个半旅，从蟠龙镇地区向绥德地区推进时，西北野战军的指挥员在蟠龙镇附近的山头上，看着他们摆成长宽几十里的方阵，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黄土山上，向北漫去。敌军十来万人，走了整整一个星期，有的控制了绥德城内，有的就摆在城周围的山头上。

敌人正做着在米脂县境“会师”的美梦，妄图把我们的部队压至黄河边。突然，敌第一军军长一看完电报，大惊失色。原来电文内容说是我军包围了蟠龙镇。接着又不断地收

到胡宗南指挥部发来像催命符一样的电报：

“共军围攻蟠龙镇，炮火异常猛烈……”

“共军已摧毁蟠龙镇大部阵地……”

“共军正猛攻蟠龙镇制高点积玉岭

“……你指挥的空军，务令共军夜里返回，支援蟠龙镇。毋误戎机……”

敌人争论是回蟠龙镇还是回延安地区的问题。一个胖军官愤然拍着桌子，唾沫点子乱溅，喊：“错误的时间，错误的地点，打错误的仗！不是吗？军事上最忌讳的，我们偏偏都犯二……”

烟雾弥漫在房间里，不连贯的说话，惊叹，疯狂的手势，一阵一阵地爆发。

敌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脸色阴沉沉的，又傲慢又冷酷。他站起来敲着桌子，说，“不，不是我们无能，而是共军太狡猾。他没有胆量和我们摆开打，他不敢和我们决战，只是诡计多罢了。这样打仗是不足以折服人的！”

“蟠龙镇落入共军之手，我忠勇将士全部为党国捐躯……”当敌将军们听完这份电报的内容的时候，震动得神经麻木。坐着的人像钉在板凳上，站着的人像僵掉了。大家不动也不说话。有的人脸色发紫，有的人脸色发青。只有刘戡显得特别：他像发热发冷，时而大声说什么，时而含糊地嘟囔。他的头左右摆动，脸是铅色的。

五月四日，我主力部队拿下了蟠龙镇，并立即转移到真武洞地区休整。

周大勇和他的战士们，配合兄弟部队，把敌人背到绥德地区。他们经过夜行军后，天明进入一条大沟。

周大勇迈着稳实的大步，走在部队前面。他回头看看自己身后那长溜溜的部队行列。这中间是俘虏们，足有二百多名。他很高兴。来回跑了半个月，总算完成了任务。

战士们呼吸着早晨湿润的空气，消除了一夜行军的疲劳。

太阳刚露头，万千山头上抹了一层淡淡的红光。天上有片片薄云彩，沟里有雾气腾起。路边的青草红花上，还滚着晶亮的水珠。布谷鸟在树上叫唤。

周大勇让一位老汉带路，他和他的战士们要到真武洞一带去。这老汉，胡子和两鬓都花白了。宽大的方脸，高颧骨，长长的眉毛快要盖住了他那深眼窝。虽说是个残疾人，说话声音可气刚刚的。一边走，一边谈。经了解，眼前带路的老汉就是李振德。

“李振德老英雄在我们队列里”的消息，急速地从部队行列里传下去了。欢呼声，致敬声，像波浪一样，从前面流下去，从后边涌上来。

原来，青化贬战斗那一天，李振德老人不给敌人带路，抱着他的孙子跳了崖。他的孙子拴牛牺牲了。李振德老人，在当天后半夜让游击队救出来。他昏迷了几天几夜苏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自己野战军的医院里了。

周大勇给团首长汇报了执行诱击敌人的情形以后，回到了第一连。

打了胜仗，战士们高兴得又跳又唱。他们把日夜战斗的疲劳，忘得一干二净。谁打得好，谁抓的俘虏多，谁该记功，这就成了战士们谈话的好材料。

战士们看见周大勇就哗地站起来，举手敬礼。周大勇还了礼，战士们围在他身边，你一言我一语地给他报告蟠龙镇

战斗中，本连的战功和战绩。当战士们提到王老虎第一个登上蟠龙镇制高点——积玉茆，亲手把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掐住时，王老虎站在周大勇连长面前，脸红彤彤的挺不自在，手没处放，脚没处站，真像一个准备出嫁的姑娘。

周大勇双手扳住王老虎的肩膀，说：“老虎，你平时一定是把‘勇敢，藏在荷包里，打仗的工夫才拿出来使！”此时，王老虎更不好意思了。

周大勇接到电话后，就向旅部走去，边走边想，王老虎那有趣的形样，不停地出现在他眼前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白天黑夜，三年五载，王老虎总是不声不吭地走在部队行列里。不声不吭地走在部队行列里啊！”

周大勇和连指导员王成德从旅部回来。他俩敞开衣服，让凉风吹拂，披着月光，肩并肩地走着，听那远处传来的战士们的唱歌声。

往日，连首长外出回来，通讯员小成早就把水打好，亲热地说东道西。可是今天连首长回来，他起嘴，嘴撅得简直能拴一条牛，站在墙角下，像是有满肚子的怨气。

原来战士宁金山开小差，逃跑了。

“没骨头，没骨头！想逃避斗争，恐怕蒋介石不答应！”周大勇把桌子猛乍一拍。

王成德公里毛辣火热地在院子里来回走动。他觉得，这不一个人开小差的问题，这是对本班队政治工作的一次检验！

这当儿，战士们都非常着急地在院子里议论。全连队的人心情都是激愤的。

后半夜，有些冷，偏西的月洒下了清冷的光。宁金山向

着东方，见山就爬，见水就蹚。翻过一座山，又向东跑了百十来里，天放亮了。他顺着稀稀拉拉的麦草爬去，窜进了草堵的小窑洞。

“啊呀！”尖叫声从草堆中冒出来。立刻，那发出叫声的嘴又被什么东西捂住了。

宁金山看清了，这是一位又瘦又小的老太太。那披头散发下面是昏花冰冷的眼睛。那眼睛周围，因常害眼病而溃烂了。她蜡黄的脸皮包骨头，牙齿完全掉了，嘴唇向内收着。那昏花发红的眼，怪可怕的。接着两个孩子从草里钻出来，爬在宁金山膝盖上，当老妈妈了解到宁金山是咱们队伍的人后，拿出两张饼子给他吃。

老太太的关照，疼惜，孩子们亲热而可怜的眼光。这些，让宁金山的心里格外火爆。他希望这会猛乍飞来一颗子弹，打穿自己的脑壳，那倒好些！

经过交谈，那位老太太是李振德的老伴，那两个小孩是拴牛的弟弟。

“白军……天老爷呀……老太太跟孩子们的心，由于害怕而静止着不动了。宁金山的肚皮贴紧地皮，闭住呼吸，只听见自己的心孔冬孔冬像擂鼓一样响。此时，窑洞里静得让人耳朵里发出各种离奇古怪的噪音。

宁金山被敌人捆起来吊在牛圈的横梁上。他鼻子、口里淌血水，身上千奇百怪地痛，像谁用刀子一片一片地刮着他。猛地，他听见隔壁窑洞里传来打声、骂声、撕碎人心的惨叫声：“他是你的儿子，为什么穿共军的军衣！”

“你打死我，他还是我亲儿子，他是我身上的肉卫不睁眼的天呀！啊呀……”